

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

张来仪

内容提要 俄国泛突厥主义的创始人是加斯普林斯基,主要载体是“扎吉德”运动。俄国泛突厥主义以1905年的全俄穆斯林大会和成立穆斯林联盟为标志,分为文化宣传和政治行动两个阶段。俄国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穆斯林各民族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形成的综合型文化,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的民族主义,具有温和性。

关键词 俄国 泛突厥主义 伊斯梅尔-别伊·加斯普林斯基 穆斯林联盟

从时间与空间来考察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轨迹,大体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在泛斯拉夫主义压力下出现的俄国穆斯林的语言、思想、行动“三统一”活动,第二个阶段是奥斯曼帝国“重新发现”泛突厥的历史文化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十月革命以来从土耳其到中国新疆的以分裂主权国家为企图的政治文化活动。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大都聚焦于第二、三阶段泛突厥主义,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潘志平、王治来、王淑娟等先生对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的关系、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观和性质及社会危害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¹ 国外学者泽科夫斯基(Zenkovsky)、² 兰道、加比杜林、阿尔沙鲁尼、兰达、谢纽特金娜等对泛突厥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探讨。但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对泛突厥主义第一阶段的研究仍有未尽之处。笔者认为,泛突厥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但也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尤其是第一阶段与第二、三阶段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第一阶段即俄国的泛突厥主义只是致力于俄国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具有反抗沙俄殖民统治、保卫民族传统文化和思想启蒙的特征;而在第二、三阶段则演变成一种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主张所有操突厥语言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由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甚至要进行分裂主权国家的罪恶活动。因此,学术界应当将第一阶段与第二、三阶段的泛突厥主义区别对待。

一、俄国泛突厥主义的社会背景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俄国穆斯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了以反抗沙皇专制政权强制推行的“俄罗斯化”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启蒙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场运动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国穆斯林聚居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及其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

沙皇俄国是一个建立在侵略扩张基础上的封建帝国。16世纪中期,俄国历史上首称“沙皇”者伊凡四世(雷帝)派兵讨伐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蒙古汗国,³ 南、北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穆斯林聚居

*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批准号:08JA770012)的阶段性成果。

¹ 这些成果是:潘志平:《论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载《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王治来:《论突厥史观的演变》,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王淑娟:《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载《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

² Serge A. Zenkovsky, *Pan-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³ 陈训明:《维尔纳茨基及其欧亚主义历史观》,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3年第5期,第82页。

区也都相继陷于俄军的铁蹄之下。在 1817—1864 年间沙俄发动的高加索战争中,有 200 多万(一说是 50 万)穆斯林不得不离开家园逃往奥斯曼帝国,其中包括契尔克斯人、车臣人、阿瓦尔人、阿布哈兹人。从此,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等地就出现了高加索山民的社团。¹ 到 19 世纪后期,沙皇俄国成为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世界第一领土大国。沙俄由单一民族国家变为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形成过程。沙皇“政府的政策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精神。它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它愈来愈竭力缩小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² 在政治上,建立沙皇、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的绝对统治,强制实行一体化,“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采取强迫性的洗礼(改信东正教)等措施引起了俄罗斯土地上的穆斯林经常性的不满”。在当局“鼓励鞑靼贵族基督教化(俄罗斯化)的情况下,大批鞑靼贵族转向商业领域”。³ 沙俄在被征服的每一个穆斯林地区,采取移民政策,“俄罗斯农民的定居点旁通常修建教堂和城堡,还享受免除 10 年捐税的优待”。⁴ 沙皇政府在经济上贪婪地掠夺被征服地区的财富,将其变成本部的原料附庸;在文化上企图消灭穆斯林的语言、信仰和文化传统。列宁说:“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⁵

19 世纪后期,在西方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显示过威力的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球。认为每一个用文化与种性纽带联合在一起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理论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欧洲还滋生了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思潮”,主张将分散在不同国度的也许有共同或相近语言的某些集团视为同一个“民族”进而实现统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泛斯拉夫主义。

俄国的民族主义者接过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一边鼓吹在俄国的领导下统一东欧和东南欧的所有斯拉夫人,一边在被自己征服的广阔的穆斯林聚居区加紧“俄罗斯化”步伐,对广大的穆斯林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正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压力和启迪之下,在俄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突厥语族)中间首先产生了泛突厥主义,正如以色列学者兰道所说:“俄国突厥集团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受新型民族主义的感染,培植起泛突厥主义的根苗。”⁶ 俄国泛突厥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70—80 年代,先在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鞑靼人中找到适宜生长的沃土,而后扩展于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1877 年俄国穆斯林的总人口为 1360 万,占全俄总人口的 11%;到 19 世纪末,俄国的穆斯林人口多达 1800 万,与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几乎相等。⁷ 当时在“俄国当局与突厥集团的关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主要倾向,即东正教化和俄罗斯化。许多突厥人的反应是更加强烈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和民族渊源。伊斯兰教、突厥主义分别或者一道成为他们的连结纽带。由于突厥各集团间彼此相互隔绝,因而很自然地会在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范围内寻找可能的盟友”。⁸

俄国穆斯林中的有识之士渐次认识到风靡世界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保存穆斯林种族及其传统文化的有效工具。为了与俄国资产阶级及其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泛突厥主义首先在鞑靼人商业资

¹ А. П. Гусев А. А. Мухоморов. А. А. Мухоморов: «Тюркские народы», Москва, 1971 г., стр. 171—172.

² 列宁:《犹太学校民族化》,载《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303 页。

³ 兰道:《俄罗斯与伊斯兰:相互影响的文化》,载《东方》(1980 年第 5 期),2000 年第 5 期。

⁴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载《列宁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6 页。

⁵ 〔以〕雅各布·莫·兰道:《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民族统一主义研究》。转引自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8 页。

⁶ 法杰耶娃:《奥斯曼帝国意识形态和政策中的官方理论》,莫斯科(1985 年),第 142 页。

⁷ 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第 129 页。

本集团中产生,为新兴的穆斯林资产阶级提供了合适的思想武器。兰道在论述泛突厥主义产生问题时说:“虽然泛突厥主义的概念属于它自己所有,但许多策略甚至某些术语却都是抄袭自泛斯拉夫主义,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起和传播泛突厥主义的会是鞑靼人,即受俄国统治年代最长,受东正教化、俄罗斯化压力最甚的那个集团。……17世纪末年,鞑靼人中已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活动积极的中产阶级,因而有能力领导19世纪后期以来的民族觉醒。……泛突厥主义恰好为这个中产阶级与俄国人的商业竞争提供了合适的思想基础。”¹当然,近代欧洲学术界以研究欧亚草原操突厥语诸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为旨趣的“突厥学”也为泛突厥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素材与“根据”,至少是激发了泛突厥主义者的历史想象力。另外,中东伊斯兰世界应对西方殖民者挑战的各种思潮和运动,如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等,都对泛突厥主义思潮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总之,从俄国泛突厥主义出世的社会基础和国际、国内背景来看,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积极性。

二、加斯普林斯基与“扎吉德”运动

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是伊斯梅尔-别伊·加斯普林斯基(Исмаил-бей Гаспринский, 英文名为 Ismail Bey Gasprinskii 或 Bey Ismail Gasprinskii 1851—1914年。以下简称加斯普林斯基)²。出生在克里米亚的加斯普林斯基幼年在伊斯兰学校读书,后到莫斯科的武备学校学习,广泛阅读俄罗斯文学名著。极高的语言天赋使他运用俄语就像使用自己的母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一样熟练。1871年加斯普林斯基前往伊斯坦布尔留学。但为了获取更多的先进知识,他很快就前往法兰西的首都巴黎,进入索邦³学习,并曾为当时侨居在法国的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担任秘书工作,他还广泛结交法国社会各界名流。他返回祖国途中,在伊斯坦布尔滞留了约一年光景,拜会了著名的穆斯林改革家、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哲马路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 1839—1897年)。这些经历使加斯普林斯基具有了广阔的世界视野、强烈的世界竞争意识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并成为他日后形成的思想的源泉。例如,在法国学习和交往的经历为他后来写作《对欧洲文明的看法》(1885年在巴赫奇萨拉出版)奠定了基础,该书的字里行间显现着他试图寻找一条使东方摆脱依附于西方的道路的企望。回到家乡克里米亚后,他做了教师,但不甘寂寞的天性、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渊博的政治学识和洞察未来的远见卓识使他走上从事社会活动的道路。1878年他被推举为巴赫奇萨拉的市长,从此开始在社会大舞台上施展身手。他以文教启民为己任,创办报刊、革新教育、参与政治、推动社会和谐,成为俄国穆斯林社会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在加斯普林斯基看来,报刊对于传播自己的思想理念而言具有独特的魅力,甚至能担当起精神领袖的神圣角色。当他旅行到下诺夫哥罗德和喀山时,这些地方的鞑靼教育家和企业家坚定地支持他创办传媒事业的计划,并为他办报提供资金支持。正是在这些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加斯普林斯基于1877—1908年间先后参与出版和创办了《瓦克林特》(Ваклит)报、《舒拉》(Шура)文学杂志、《塔夫里达》(Таврида)报、⁴《切尔朱曼》(Челюман, 意为“翻译家”)报、⁵鞑靼语周报《米列特》(Милет, 意为“民族”)、专门为妇女创办的杂志《妇女世界》(Дундуз)。⁶在卡斯波林斯创办的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切尔朱曼》报,它在1883—1918年间连续出版发行,从未中断,是

¹ 转引自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第129—130页。

² “别伊”(Бей /bey)是近东、中东各国小封建主和某些官员的尊号,加在人名之后,意为“老爷”、“先生”。

³ 巴黎大学的本部,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法国科学文化中心。

⁴ 俄文音译,也有人翻译为“土库曼”,还有人翻译为“我的突厥”。

⁵ 起初是周报,后来是一周三报,最后改成日报。该报所载的文章基本上是用克里米亚-鞑靼语写成的,也有部分俄语文章。

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俄国穆斯林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为政治泛突厥主义登台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扎吉德”运动取得成效(借助具有一定共性的语言文化激发了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上,泛突厥主义开始由文化宣传转向政治行动。

20世纪初,当俄国社会出现希望摧毁不断强化的沙皇专制独裁政权之时,被沙俄非法吞并的波兰和芬兰的民众在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走上了政治分离主义的道路。包括突厥语民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将波兰人和芬兰人作为政治榜样,形成了朦胧的政治民族主义意识。但俄国的突厥精英分子没有能力和水平完全复制波兰人、芬兰人的行动方式,因为其没有自发和成熟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意识,只得从一些西方“突厥学”学者的书斋里拿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作大旗,或通过宗教将操突厥语的居民吸引到自己周围,图谋在政治方面实现一体化。在俄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泛突厥主义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有了明显的高涨。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转折点与里程碑是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得格勒举行的三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以及“穆斯林联盟”的建立。为了筹备会议和组建政党,泛突厥主义积极分子组建了各种各样貌似社团的政治组织,他们彼此间频繁通信,召开各种小型会议,觐见内务部长和全俄缙绅会议的成员,不辞辛苦地到所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游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¹从1904年后半年到1905年初,游兵散勇式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大多数是鞑靼人)开始主张建立一个联盟,并试图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²1904年夏天,泛突厥主义分子发起了全国性的穆斯林请愿书运动,并打算将组建的突厥民族主义政党冠名为宗教色彩极浓的“穆斯林联盟”,由于这些人与当时的伊斯兰宗教会议的领导人有分歧,所以“泛突厥主义者首先将斗争锋芒指向伊斯兰宗教界”。³其实,泛突厥主义分子的活动目的完全不是“伊斯兰的”,而是泛突厥民族主义的,但冠上“穆斯林”名称在当时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既能吸引宗教界的突厥上层人士,更能使广大穆斯林民众“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统一的宗教社会,而且都属于一个伟大的突厥-鞑靼人种,几乎讲着同一种语言”,⁴进而使俄国的穆斯林在坚信伊斯兰教的同时确立起泛突厥民族主义的思想。

1905年5月底,鞑靼的宗教和社会活动家·比吉耶夫(Ш. Бижиев)的婚礼在奇斯托波尔举行,来自俄罗斯各地的500多名穆斯林使这场婚礼演变为一场颇具规模的突厥民族主义者的集会。他们开会决定在俄国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下诺夫哥罗德召开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并在会议的决议中写道:“俄国穆斯林必须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取得平等地位,争取选举权以及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等权利。”⁵1905年8月13日,从四面八方前来参加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的代表聚集下诺夫哥罗德市,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向下诺夫哥罗德的州长提交《鞑靼社会团体集会申请书》但在第二天,州长以“在战争或类似战争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严禁集会”为由正式拒绝了申请。于是他们决定租用一艘轮船举行全俄穆斯林社团第一届代表大会。1905年8月15日,数十位“代表”聚集在“固斯塔夫·斯特乌韦”号轮船的船舱里,商讨这个诞生在河上的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的近期目标和任务。

全俄穆斯林社团第一届大会的主席是加斯普林斯基。Ш.阿克丘拉(Ш. Акчура)和·托普奇巴舍夫(Т. Топчибашев)积极帮助加斯普林斯基开展工作。大会首先由来自外高加索的伊玛目沙基尔·萨迪克·拉赫曼古卢(Имамул-Садик Рахмангулу)朗诵《古兰经》。⁶朗诵《古兰经》是所有与会代表团结的象征,也借此向全俄穆斯林表明:大会将坚持伊斯兰教的思想原则。加

¹ Ш. Бижиев: 《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1906年4期),第110页。
² Ш. Бижиев: 《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1906年4期),第110页。
³ Ш. Бижиев: 《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1906年4期),第110页。
⁴ Ш. Бижиев: 《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1906年4期),第110页。
⁵ Ш. Бижиев: 《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1906年4期),第110页。
⁶ Ш. Бижиев: 《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1906年4期),第110页。

斯普林斯基提议由托普奇巴舍夫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阿里·马尔丹-别克(Али-Мурдан-Бек)在会上分析了俄国穆斯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宗教问题,他的开场白是:“啊,笃信宗教的人!喂,弟兄们!我今天的幸福感是无法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今天这个日子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失。毫无疑问,每年的这个日子都将作为我们的重大节日来庆祝。我们——全体俄国穆斯林都是突厥先祖的继承者,属于同一个部落、同一个根脉、同一个宗教。我们祖先的土地分布在从马格里布到马什林克(Машинк)的辽阔地域。尽管我们的祖先拥有英雄气概,但今天,无论是在高加索山区,还是在克里米亚的花园里,或者是在喀山的草原上,在所有我们历史祖国的土地上,我们连说出我们需求的权力都没有。感谢所有的与会者……虽然我们受到了压制,但今天,我们在这个纯洁圣水的怀抱中得到了一个彼此敞开心扉、碰头、拥抱和祝福的机会。”¹ 他的发言无疑是政治突厥主义的宣言书,因为话语中明确包含着政治泛突厥主义的基本要素:同一个部落、同一个根脉、同一个宗教和所谓的“历史祖国”。

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俄国穆斯林的政治组织,并将其正式定名为“穆斯林联盟”。会议的组织计划是将巴库作为穆斯林联盟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并在16个地区设置分支机构。² 会议虽然将巴库作为穆斯林联盟中央的所在地,但巴库从来没有成为全俄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运动的中心;把它作为中心纯属象征意义,只是对当时影响颇大的《里海报》编辑托普奇巴舍夫和全俄最富有的穆斯林、石油工业家塔吉耶夫(Таджиев)所表示的尊重。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俄国泛突厥主义的重要思想成果,主要内容有:(1)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团结全俄各个地区的穆斯林参与俄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2)穆斯林的先进分子要力争实现这个任务,要支持俄国进步思想家提出的实行宪政的要求,提升参与意识,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选举人民代表参与国家立法和管理机构的事务。(3)主张采用完全合法的方式促请当局取消一切歧视和限制穆斯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规定,提高穆斯林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中的地位,实现穆斯林与俄罗斯族人完全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司法、政治、世俗和宗教等方面的一切事务的目的。(4)穆斯林应当使自己的行为适应急剧变化着的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力争创办各种形式的学校,出版书籍、报刊,开办社区讲习班、图书阅览室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启蒙机构,传播和普及现代思想文化,以满足穆斯林的精神生活需求。(5)为了实现会议提出的所有目标,在穆斯林聚居区要组建自己的接受常设的伊斯兰委员会领导的国民议会。”

分析这次会议决议的要点,就会发现它没有超出自由主义的期望值。正如苏联学者加比杜林和阿尔沙鲁尼所言:“作为突厥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思想家的泛突厥主义者,其斗争方法和形式都从属于全俄自由资产阶级运动,而没有制定自己的策略。”³ 这次大会虽然提出要加强穆斯林在政府机构中的地位,但没有明确、具体的要求;在决议中缺乏明确的与坚定的措词来表达具体的政治意愿,没有提出为实现目标而需要的、切实可行的近期和中长期方案,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没有进行深思熟虑的探析。这次会议的文件和代表发言中所使用的词语都具有模糊性的特点,现实意义有限;不过会议决议也说明了与会者能够理解广大穆斯林各种各样的情绪和需求,在

¹ 转引自谢纽特金娜:《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2006年第4期。

² 这16个地区是:高加索(巴库)、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彼得格勒)、宁多夫斯克(明斯克)、下伏尔加(阿斯特拉罕)、上伏尔加(喀山)、奥伦堡(奥伦堡)、乌法(乌法)、突厥斯坦(塔什干)、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草原(乌拉尔斯克)、奥姆斯克(奥姆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谢米列奇耶(阿拉木图)、阿克莫林斯克(彼德罗巴甫洛夫斯克)、外里海(阿什哈巴德)。

³ 谢纽特金娜:《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2006年第4期。

⁴ 转引自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第110页。

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另外,也许是决议的起草者和穆斯林的思想家有意遮掩,希望给俄国穆斯林第一届大会披上只是穆斯林社团的文化-宗教集会的外衣,不希望被人视为一个政党集会,因而大会明确提出不与国家政权发生冲突的要求。在决议中没有涉及选举、更换穆夫提(奥伦堡伊斯兰宗教会议的领导人)¹等敏感话题。同时,在决议中可以看到俄国穆斯林中的精英分子表露了十分强烈的参政情绪和意见。沙皇8月6日颁布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宣言》成为他们希望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诱因,他们在决议中表达了希望团结俄国穆斯林在提出社会文化、政治需求和任务的基础上参与俄国政治生活以及自由参加选举国家立法和管理中的人民代表的要求。在这次大会上提出和讨论的问题中就有谋划即将到来的第一届俄国杜马选举的话题。在加斯普林斯基和托普奇巴舍夫及其他代表的发言中都强调建立政党的必要性,还号召按照大会决议在合适的时候召集穆斯林的地方会议等。

这次大会明显表现出了泛突厥主义的政治愿望。会议决议虽在形式上不完备,但在内容上有着非常明晰的思想,即主张穆斯林不应当错失只有在革命的条件才会有表明和实现自己政治利益的机会,穆斯林要利用俄国当时的形势实现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联合。这次大会是建立穆斯林政党的第一步,尽管它的决议带有不清晰和竭力淡化政治色彩的特点,但在实质上,这是一篇鼓吹“突厥人拥有共同特征”的泛突厥主义的宣言书。1906年1月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召开的第二次俄国穆斯林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穆斯林联盟的章程,1906年8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从总体上看,穆斯林联盟的基本政纲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俄国立宪民主党的纲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十分明确。加斯普林斯基在三次大会后继续努力使穆斯林联盟政治化,提出“反对阶级划分”、“保障穆斯林的文化发展和解决他们的宗教问题”。²他还在报纸上引用先知在《哈底斯》中的话“一天捍卫民族利益要比四十天斋戒和四十夜祷告更符合安拉的期望”,³号召广大穆斯林积极主动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断为政治泛突厥主义加温。由于穆斯林联盟的基本政纲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俄国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以及一些知名的泛突厥主义人士加入了立宪民主党,所以乌拉尔的布尔什维克称它为“缠头巾和戴圆帽的鞑靼立宪民主党”。⁴

1905年革命以后,俄国很快进入司托雷平反动时期,当局加紧迫害反对者,使得俄国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纷纷逃往土耳其,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密切配合,出版刊物,大肆鼓吹泛突厥主义思想,号召俄国穆斯林与土耳其合作,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留在俄国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在20世纪头20年的时间里积极投身于俄国的政治漩涡之中,其内部不断出现政治流派分化,主流经历了从改良向革命的演变,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同路人”。但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一方面,泛突厥主义的政治目标经历了从参与政治到“民族自治”再到“民族独立”的演变;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在贯彻列宁的民族平等政策方面出现了偏差,斯大林将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同大俄罗斯主义残余作坚决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一项任务”置之脑后,一味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1923年6月俄共(布)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主张切实建立民族自治制度的鞑靼共产党人苏丹-加里也夫大张挞伐”。⁵苏维埃政权在严厉镇压突厥民族主义分子后,将突厥语穆斯林划分为多个民族,这使数十年的“突厥一体化”努力毁于一旦,更使泛突厥主义在自己的发祥地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大难不死的泛突厥主义

¹ 奥伦堡伊斯兰宗教会议是沙皇政府管理全俄伊斯兰教宗教事务的机构,它派出的数千名法定伊玛目遍布城乡;宗教会议领导人穆夫提(阿拉伯文 Mufti 的音译)由沙皇政府挑选任命,隶属于内务大臣并执行其指令。

² ¼ ½ 兰达:《伊斯梅尔-别伊·加斯普林斯基》,载《今日亚非》,2000年第1期。

³ 阿拉伯文 aḥādīth 的音译,意为“圣训”。

⁴ 王治来、丁笃本:《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

林)”采用了“核心民族(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没有创造民族的自觉。可以说,俄国穆斯林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是作为分离的集体情绪和引导人民的社会结构表现的行为方式,是由分离感“加温”而成的。俄国穆斯林联盟作为泛突厥主义的政党,其政治观是多种思想意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大拼盘”。在俄国突厥精英分子的思想意识中,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价值观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他们试图在实现全俄穆斯林一体化的基础上,在俄国强化和复兴伊斯兰教,并追寻西方资本主义类型的自由。俄国国内普遍高涨的革命情绪推动突厥精英分子试图建立绝大多数俄国人不熟悉的西方模式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然而他们的政治观和所向往的西方政治文明都不可能适应突厥语穆斯林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范式。同时,俄国政治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与普通穆斯林一样有着尊重现实政治权力的传统,“生活在俄国乌玛里的多数穆斯林都遵循服从国家政权的传统,在学习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经验的基础上走向政治生活,寻找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他们希望在尊重其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改变俄国的政治制度,或者是将穆斯林聚居区作为特区进行另一种发展方式的试验”。¹ 俄国的突厥语民族由于同土耳其人在血缘上具有亲近性,便将自己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奥斯曼帝国;但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欧化(西化)”,充满着亲西方的情绪。俄国的部分突厥知识分子也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样,不仅向往而且得到了欧洲的教育,所以俄国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都存在着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

其三,俄国泛突厥主义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的民族主义。法国学者弗朗茨·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谈到东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问题时指出,这些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尊重。² 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也正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如果失掉自己的民族本体,也就失去了他们的人民,因而他们热情地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便从已“陷入泥潭”的西方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中解脱出来。但这种过分强调本民族传统文化并把它置于主流文化之上,同时致力于复兴过去文化的民族主义,事实上是一种无力的抗议,它本身并不能使殖民统治结束,因而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的民族主义,不能成为政治行动的有力引导。我国学者沈君立说:“包括操突厥语诸民族在内的东方各民族,在形成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的转型时期,在没有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之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出现一些极力表达(尽管是扭曲地)东方民族现代化愿望,却又打着西方资产阶级印记的不成熟的理论衍生物。泛突厥主义及其文化观便是这类东西。”³

其四,俄国泛突厥主义具有温和性。俄国文化泛突厥主义的代言人虽然提出了“统一语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口号,但却反对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而是主张通过切实可行的改革来改善穆斯林的社会地位。他们对沙俄当局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极为反感,认为这种政策是“粗鲁的、丧失理智的”;他们更强调俄罗斯民族与突厥语民族和睦共处了好几个世纪,在生活与文化上相互影响,还不时呼吁俄国境内的各民族团结合作、不要分裂。⁴ 1905年以后的政治泛突厥主义同样具有妥协性。加斯普林斯基在1907年仍郑重宣布:“穆斯林不举行反对俄罗斯的革命(圣战),不会背叛俄罗斯的领导人。”⁵ 俄国泛突厥主义的斗争水平“从未超出自己人凑在一起流泪抱怨和窃窃私语的程度”。⁶ 服从现实权柄是伊斯兰的教义,也是俄国穆斯林民族贯有的接受

¹ 谢纽特金娜:《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2006年第4期。

² 转引自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第13页。

³ 转引自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第92页。

⁴ 兰达:《俄罗斯与伊斯兰:相互影响的文化》载《东方》,2000年第5期。

⁵ 陈延琪、潘志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第112页。

“异教徒”政权的传统思想观念。他们还将俄国文明中最重要价值观即国家主义完全纳入自己的政治准则,面对沙皇的政治威权,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将社会革命党人用示威游行来争取权利的举动作为自己的榜样。¹许多泛突厥主义者到后来反而成为沙皇制度“奉公守法的臣民”。他们对待自己的另一个对手——伊斯兰保守主义分子,只是偶尔有所攻讦,始终不用过激行动。俄国泛突厥主义者甚至不敢用“突厥”给自己的政治组织冠名,只用伊斯兰教色彩极浓的“穆斯林联盟”。

20世纪初期,俄国大多数穆斯林的利益和兴趣首先是在经济方面,而泛突厥主义者却忽略了穆斯林的经济社会生活;突厥精英分子庞杂的思想意识、各行其是的分散行动和难成大气候的小型组织(甚至包括穆斯林联盟这个大组织在内),都不可能促进俄国全部穆斯林团结一致;突厥精英分子的重要企图是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加强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模仿的西方政党文化难以巩固俄国穆斯林的联合,因为多数穆斯林认为自己的精神统一性首先是得益于神圣的宗教——伊斯兰教。凡此种种,都是俄国泛突厥主义政治运动成效微不足道的重要缘由。

综上所述,俄国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第一阶段)与第二、第三阶段的反动的泛突厥主义所追求的目标迥异:前者追求俄国境内的穆斯林一体化;后者致力于将土耳其、俄罗斯、中亚和中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为一体,企图建立“大土兰”(突厥斯坦),这是反动的扩张性的跨国民族主义(民族统一主义)思潮。温和、胆小的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基本上采用和平的方式同实现自己目标的障碍——沙皇专制制度和伊斯兰保守派——进行抗争,而第二、第三阶段的反动的泛突厥主义者却主张采用暴力、恐怖、流血等残暴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民族扩张主义目标。因此,学术界不应将政治行为的极端形式(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与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的传统价值观捆绑在一起。

由于国内学术界对俄国泛突厥主义语焉不详,所以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的泛突厥主义只是属于第二、第三阶段的反动的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虽最早在俄国萌芽,但真正意义上的反动(对世界秩序的危害)是在其传入土耳其之后,因为俄国泛突厥主义的核心是关注俄国境内的穆斯林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只是在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逃到土耳其后才敢鼓噪将全世界的突厥人联合起来组建成一个政治实体,这就使泛突厥主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需要关注的是:第一阶段的泛突厥主义(俄国泛突厥主义)为第二、第三阶段反动的泛突厥主义(包括我国新疆“东突”在内的以分裂主权国家为企图的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口号、标签、基本观点、思想资源和理论素材,因而其对世界历史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Abstract Founded by İsmail Bey Gasprinskij Russian Pan-Turkism was embodied in the “Usul-i Jadid” Movement. It has undergone cultural-propaganda and political-action stages marked by the Russian Muslim Congress in 1905 and the founding of Muslim League. As the result of exchanges between Russian Muslims and foreign cultures, Russian Pan-Turkism is a kind of moderate imaginary nationalism.

(张来仪,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州,510631)

〔责任编辑:丁克定〕

¹ 谢纽特金娜:《俄国突厥主义的早期政治步伐》载《东方》,2006年第4期。